

边缘危机

婉君 著

bianyuanweiji

花城出版社



边缘危机

婉 君 著

bianyuanweiji

花 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缘危机

婉君著.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4. 8

ISBN 7-5360-4407-0

I. 边 ...

II. 婉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0231 号

责任编辑: 李湘湘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王惠敏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科普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9.75 1 插页

字 数 220,000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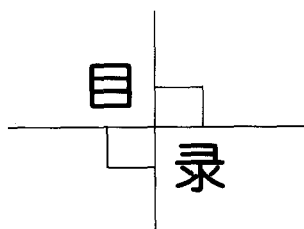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407-0/I·3521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第一章	天堂与地狱的边缘	1
第二章	放飞的心	32
第三章	旧欢难拾	46
第四章	佛门深似海	67
第五章	祸不单行	76
第六章	心力交瘁	85
第七章	灵与肉的折磨	104
第八章	休戚相关	113
第九章	耕耘桃园	131
第十章	情同手足	143
第十一章	心醉神迷	155
第十二章	情难自禁	164
第十三章	仇恨种子的萌芽	169
第十四章	猫与鼠的游戏	182
第十五章	扑朔迷离	189

第十六章	岌岌可危的婚姻	208
第十七章	报复的快感	216
第十八章	无法抵挡的病魔	230
第十九章	浪子回头	243
第二十章	清道夫	263
第二十一章	一筹莫展	270
第二十二章	情归何处	282

第一章 天堂与地狱的边缘

这是一幢三层的欧式小洋楼，一楼住着保姆阿春，二楼是儿子桦霖，三楼便是彩云和陶宇的卧室和书房。四楼原本是天台，一半被彩云用玻璃装修起来，作为她的画室。站在浅蓝色的玻璃底下就可仰望天上的繁星，仿佛一伸手就可触及遥远的星系，感觉很浪漫。余下的地方搭了个大型花架，四角种着攀藤植物，郁郁葱葱爬满了花架，开着紫色的花；中间地面上种着茶花、兰花、昙花、月季花、玫瑰花、百合花、郁金香、夜来香等她喜爱的各种花卉。花旁近护栏处摆放着一套法式白色铁铸椅，非常美观大方，夏天更可在花架底下乘凉。四楼是彩云终日留恋的地方，也是她一家每年中秋赏月的好去处。

彩云的卧室对着个大露台，也种着各种花卉，陶宇曾笑说她就快变成花仙子了。而花卉经常招来一群多嘴且爱美的雀鸟，天还没亮，就在吱吱喳喳地欢叫，扰乱别人的清梦。

彩云一早就被那叫声吵醒，才想起昨晚忘了关露台的落地玻璃门了。自从儿子进了封闭式学校，她就有了晚起的习惯。因怕鸟儿吵，总会把门关起来。现在既然醒了，也就不想睡了。这是她的毛病，每次陶宇回家，她都会特别兴奋，就像逢年过节一样。睁开眼睛，起身倚在床头上，见室内已

朦胧透亮。透过落地玻璃那缕花的帘幔，室外更是一片雾白，如烟如云。那吱吱喳喳的啁啾声依然持续，似有百鸟归巢，欢悦之情声声入耳，曼妙动听，令人心情轻松愉快。

她可从来没听过这么好听的鸟鸣，忍不住就想上前观赏。于是离开床，赤脚走到玻璃门前，隔着纱帘就能看到檐前或花间嬉戏的雀鸟。它们是如此的漂亮和逗人喜爱，五颜六色。有小黄鹌、小鹦鹉，还有一些她叫不上名字的雀鸟，比平日常见的麻雀好看多了。鸟儿们不但莺歌燕舞，更馋嘴地啄着花枝上的果实，有的还调皮地互相啄着羽毛。她宠爱地瞅了一会，对美丽的小家伙太好奇太喜爱了，便忍不住想逗逗它们。她悄悄地拉开帘布，探身出去，刚捏嘴一叫，雀鸟们却已吓得四散惊逃，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直把她后悔得连连跺脚。

鸟儿逃逸，她不禁涌起一丝失落。心想小家伙可能跑上天台了，追去瞅瞅。待她上去，果见刚才的雀鸟已散布在天台的花丛中。这回她学了乖，不敢出言惊扰。可她的身影刚刚出现在画室旁，机灵的鸟儿又哗啦啦地一阵召唤，再次展翅腾飞。她望天长叹，好不懊恼！又觉得或许是自己的错？鸟儿们玩得好好的，是自己的出现才把它们惊走了。离开画室走向花间，迎面便扑来一股晨曦的甘甜和浓郁的花香，盛开的花朵上露珠尚存，在晨风中摇曳。天际还依稀挂着昨夜残留的一轮淡淡的圆月。

中秋佳节啊，难怪月儿依依情重，要日月同辉。

天台靠护栏处有一白色的藤编转椅儿，她坐上去，轻轻地摇晃着。香艳的鲜花弥补了刚才鸟儿逃走的惆怅。她虽已早起，但睡意仍未全消，便阖上眼享受花的香艳晨的清露秋

的风韵。这个时候，在广东是最好的季节，起码她来这里十多年多，唯一满意的是秋季。

晨风送爽，好不惬意。她懒洋洋地睁开眼，不经意地向前看。楼前不远处有间一室一厅一厨外带一小院的出租屋。院里停放着一辆三轮车，车上满载着苹果、柚子、葡萄、蜜梨、芒果……一胖妇人正坐在院子的石墩上奶孩子，一边对正在埋头吃早餐的男子低怨：

“福满，咱们南下，每天起早贪黑地干，却吃不上一口好饭。难怪说‘卖花姑娘插竹叶’，这话一点不假。像咱们水果贩子却吃不上好果子，要吃也得吃那卖不出去的烂水果。”

“那是你舍不得吃。今天过节，你想吃哪些，尽挑出来留在家里，晚上赏月的时候吃。”男子说完，见老婆仍抱着孩子，怀里的孩子此刻也吃饱奶睡了。他便放下碗，起来自顾挑了些柚子香橙之类的水果放在桌上。

妇人怜惜地看着精瘦的丈夫：

“咱吃不上好的，看把你累得那个瘦，看了就心疼！”她把上衣更高地撩起，露出胸前鼓涨的肉团：“你看这奶水足得，孩子吃不完，涨死了！挤掉浪费。你过来把它喝了，正好补补身。”

男子看着婆娘托起的两堆白肉，喉里咕咕响了响，有点别扭地向她走去，嘴里低说：

“大娃儿起来，让他看见怪难堪的。”

“他呀，不到上学的时间，你打都打不醒他呢。”妇人倒显得有些急不可耐。

“天就快大亮了，让人看见不好。”男人嘴里虽这样说，

却已受不了妇人的诱惑。

他们的话音不高，却像虫子一样钻进彩云的耳里。她在若隐若现的花丛中，透过铸花的护栏，居高临下地看下去：见男子正伏下身子，把嘴凑上女人的身前，如婴儿般吸吮起来；女人则轻抚男子的头，一面发出压抑不住的呻吟，一面满足地笑：“谁会起这么早，偷看别人奶孩子哇？”

直看得彩云耳热心跳，想起她奶儿子时丈夫也是这样分吃孩子的粮食，不禁羞怯满怀。抽身退回画室内，以免让那对夫妇发现她偷窥过，虽然无意，也甚觉不妥。

谁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她不由得感慨，那是多么温馨的一家子，生活虽苦，却相亲相爱，日夕相伴。回想丈夫，虽然在物质上给了她富足，但他长年在外经商，总是聚少离多。丈夫虽疼爱她，也令她觉得家庭美满。但每当他出门，她便有股失落孤单感。人生，是否真的不能十全十美？

她倒有点羡慕对面那对以贩卖水果为生的夫妻了。

反正已起床，便浇花，她做得很温柔很细致像喂哺婴儿。花儿在吸饱水分后显得更加娇艳欲滴，就像睡眠充足水嫩嫩的美丽女人。女人如花，古往今来人们总把花和女人联系在一起，什么花容月貌，闭月羞花等等，形容得可谓贴切。浇完花，走到护栏边，再次看对面平房时，刚才那对夫妇已出门谋生去了。而此时，晨曦的第一缕曙光才露了出来。她忽然觉得，早起真好，再吸了几口清新的空气，才下楼回转她的卧房。

枫木地板的卧室，摆着宽大而豪华的奶白色真皮沙发。床上是粉红底缀花瓣雨的床罩，床前有张舒适的象牙色贵妃椅，色调非常温馨和谐。床头那幅她和陶宇的婚照，便是他

们夫妻恩爱的见证。室内一切的摆设都雅致有序，这是她一向的习惯。

再浇了露台那儿的花，才回房梳洗。刚梳洗好，便已闻到自楼下飘上来的那股酸中带辣的米粉香，勾起她肚里的馋虫。于是下楼，却见七岁的儿子桦霖不知何时已起来，此刻正睡眼惺松地坐在梯级仰头叫：

“妈妈，早上好。”

“哟，是妈妈的宝贝呀！”看到孩子，是每个母亲最开心的事，彩云更不例外。她欢呼着向儿子奔下去，张手把那胖乎乎的人儿拥入怀内，并用力亲了亲他的脸颊。“桦霖早，今天不用上学，怎不多睡会儿？”

“你不是说爸爸今天会回来吗？”桦霖仍然带着睡意。

“爸爸是要回来，可也不能那么早呵。”彩云把笑脸印上儿子的脸，又抚了抚儿子剃得光溜溜的圆头，然后拖着他的手下楼吃早餐。

十八岁的阿春正把早餐往餐桌上搬，早听到他们母子的脚步声，抬起青春幼嫩的笑脸喊：

“彩云姐姐早，桦霖早。”

“早啊，阿春。”彩云深吸一口空中飘浮的香气。

“春姐姐早。”桦霖半倚在母亲身上和阿春打招呼。

她们围着餐桌坐了下来。彩云和春都是广西桂林人，每天早起馋的就是碗桂林米粉。桌上早摆着一个八瓣的水晶盘，每瓣分别盛着小葱花、碎辣萝卜、剁辣椒、酸豆角碎、小咸菜、脆炸花生米、卤牛肉和一些调味的佐料。大家随自己的意在米粉上舀着配料。

彩云用鼻子闻了闻：“噢，好香！桦霖，阿春，你们快

边缘危机

吃吧。”她先尝了几口，然后不无遗憾地说：“虽然这米粉是从广西带过来的，也许是水土的问题，在广州吃米粉，总吃不出桂林米粉的味道。尤其是我妈做的，味道更加一流。”

“姐姐说得对，在这确实吃不出桂林的风味，可能缺了桂林的乡土味吧。”阿春回应着。

彩云边吃边说：

“这一晃眼来广州已经十年多了。记得我刚来的时候，看到街上有间挂着桂林米粉招牌的小馆，喜欢得不得了，进去要了一碗。一吃，结果根本不是桂林米粉，所谓的米粉分明就是广州的濑粉，一点柔韧性都没有。接连找了好几家，虽然有些做得相当出色，但总觉得缺了些什么。最后只好叫家里把米粉从广西寄过来，合着这里的水，味道虽然没那么正宗，但也能将就了。”

桦霖大摇其头：

“妈妈也真是的，从小到大吃这米粉，吃了那么多年怎么不见腻？依我看还是广东的饭菜味道香，比如麦当劳、肯得基就比这些米粉好吃。”

“宝贝，麦当劳、肯得基也不是广东风味呀。”彩云笑着。

“谁说不是？广州不知开了多少间。我上街随便就能看到！”

“那是外国商人到大陆搞的饮食生意。那些油炸食品，吃多了上火。真不知他们用了什么方法，让孩子们那么着迷。”彩云觉得有点不可理喻。

“我就是喜欢去嘛！”桦霖撒着娇。“妈妈，什么时候陪我去呀？”

彩云放下筷子，摇摇头，却一脸的溺爱。

“好吧，既然你这么想去，待会我们上超市买了月饼，再带你去吃麦当劳。”

“真的？妈妈万岁！”桦霖欢呼着，伸出油腻腻的嘴，“噗”的一声在彩云脸上烙了一下，彩云脸上便清晰地留下一个油嘴印。“等爸爸回来，我们再一起去野生动物园。好不好？”

“得寸进尺！”看着这么可爱的儿子，彩云忍不住又伸手拧了一下，早上那些失落已不翼而飞，完全被胖嘟嘟的儿子填满。“不过，全都可以满足。”

这时，电话响了，彩云过去接听。“早上好。哪位？”

“是老公呀，大懒虫。我猜你肯定还躺在床上吧。”是陶宇爱昵的声音。

“自作聪明！我早就起来了。”彩云漾着甜蜜的笑。“要恭迎老公大驾，敢偷懒么？”

“那么乖？”陶宇开心的笑声快要穿透电话，洒进屋子。

“当然啦。哎，你昨晚半夜才打电话回来。干吗一早又打电话了？”

“傻瓜，想你呗。做了整晚的梦，都是和你缠缠绵绵的。真恨不得现在就飞回来，吃掉你。”陶宇的声音像夜半温柔的轻音乐，催人欲眠。

彩云的心像灌了一坛酒，脸陡地红了。抬眼往饭厅一看，见阿春和儿子正全神贯注地听她说话，脸就更红了。

“好……好了，我知道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她把音量放低，并转过身去。

“我买了下午四点的机票，晚上能赶回来吃饭。”

“那好，我做好饭菜等你。”

挂了电话，她重回饭桌吃米粉。

“是爸爸吗？他说什么时候能到家？”桦霖攀着母亲的肩膀，高兴地问。

“下午的飞机，晚上能回来和我们一起吃饭。”彩云脸上红霞未褪。

早餐后，母子俩欢欢喜喜地上超市购物。彩云选了台产水果月饼、港产荣华双黄莲蓉月，还有桦霖爱吃的冰皮月，更购了各式水果。

在超市楼下，已接近午饭时分，彩云陪儿子吃了麦当劳，又去海鲜市场买了各种生猛海鲜，准备晚上陶宇回来做给他吃。

“妈妈好偏心！爸爸一说回来，你就亲自给他做那么多好吃的。我想在电脑上安装些游戏，你却总不答应。”回家的路上桦霖嘟长嘴巴不满地说。

“你这孩子，说话没良心。你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妈怎么会不疼你？我不答应你装游戏，是因为你已经上小学了。总想着玩游戏，你上学会分心的。你不好好读书，做个有出息的人，以后妈老了，谁来照顾我？”彩云好说歹说。

“妈妈，我答应你，学习的时候会认真。但回家了，你也让我玩玩嘛。”桦霖仍在磨豆腐。

“好吧，今天是中秋节，妈妈就网开一面。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话，你要真是认真学习才好！”彩云最后还是把车开到专卖影碟的铺子。

“一定……”桦霖兴高采烈地进去选了他喜爱的游戏，才跟母亲回家。

到家后彩云上天台采了一大束新鲜的百合，找来一个漂亮的水晶花瓶插上，摆在卧室的茶几上。百合百合，百年好合，老公回家看到这么漂亮的百合，该体会她的深情厚意吧。

虽是入秋时分，彩云经这一折腾，还是香汗淋漓。她到浴室洗了个冷水澡，壁上落地大镜里，一个如少女般傲挺的身材映入她的眼帘。眉眼发梢上，如缎子般的肌肤尚溅着水珠，在灯光的折射下，似璀璨夺目的珠玉闪闪生辉。

她揽镜自赏，这修长的大腿、姣好的面容、曲线玲珑的身躯，竟引起她画人体画的冲动。多少年来，她都画以山水景物为主。婚后，她把大部分精力投放在这个家之余不忘作画，偶尔也画画人物，但总觉得画得不很理想。

这一刻，她忽觉灵感涌动，迫切地想画幅自己的肖像。回想在校时，班上学人体素描，那一男一女两个赤裸裸的模特坦然地端坐在学生面前，没有一点羞涩，几乎当自己是一尊雕塑，把身上所有隐蔽的器官全部暴露无遗。然而，袒露的人不觉得羞怯，那些初上此课的新生却不禁哗然。特别是女同学，一个个脸红耳赤，不敢直视。最后好歹被老师教育再三：这是至高无上的艺术！只要同学们心无邪念，全心投入作画的境界，便不会难为情！往后上这样的课多了，她总算也处之泰然。但是看着那雕塑般端坐的异性，她的心总是不能平静。

上画室取了画具，回到浴室，斜倚在宽大的白色浴缸旁，看着如出水芙蓉的镜中人，她认真地画。既兴奋又羞怯，把镜中人的妩媚风韵，一点一点收进画纸里。待风情万种、眉目生春的她跃然纸上，再着色，直至一幅完美的画完

边缘危机

成。看着这幅独一无二的肖像，她不禁有丝窃喜：这个模特，不比以往班上的模特逊色吧！

穿回衣服，彩云上四楼画室，找来画框，细心地把画裱起来，然后挂在卧室里显眼的地方。她要让陶宇回来一眼就能看见，这可是她要送给丈夫的礼物喔。

下午，她仍在自我陶醉，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把她吓了一跳。是陶宇打回来的？这个糯米糕！她笑着走过去，心想还是先别告诉他画了一幅裸体肖像，等他到家，再给他一个惊喜吧。

“哈啰！”

她的声音清脆欢愉，整个人漾着醉人的甜蜜，舒服地躺在贵妃椅上，手指绕着电话线。

电话那头有一瞬的沉寂。彩云又说：

“老公，别装了，我知道是你。你在哪？你是下午四点的飞机，现在才五点，你该在飞机上吧？啊！不对，飞机上可不许打手机，是不是飞机误点了？”

“你是——蓝彩云吧？”

一把陌生的女声传进她耳朵，她心头一颤，立即坐直身子，警惕起来。每逢陶宇坐飞机，她总提心吊胆。如今这陌生而京腔十足的声音，却令她心里不安起来。该不是机场工作人员打来吧？会不会……她不敢再想下去。

“我是，我就是蓝彩云。”她迟疑地答，再惴惴地问：“请问——你是哪位？”

“我叫杨帆，是陶宇在北京的爱人。”对方仿佛孤注一掷。

彩云一愣，一下子反应不过来。陶宇在北京的爱人？须臾，她放松了刚才紧绷的神经，这电话不是机场打来，也就是说她老公安全了。她再懒洋洋地倒回椅上，嘻嘻哈哈地笑着。

“你是杨帆？名字起得不错嘛。哎，告诉我，谁给你起的？是梅宝还是雨晴？我看——肯定是梅宝，雨晴可没她那些鬼点子！我说杨帆小姐，梅宝就站在你旁边偷笑吧？这个小野猫！想作弄我？忘了我是谁吗？我可是蓝精灵啊！叫她听电话吧，居然找个女孩子扮我老公的情人？哈哈……笑死我了……你告诉她，这点子太旧，我才不上她的当呢！”

“我知道我不该打这通电话，不该破坏你的家庭。可是彩云，两年前我已经和陶宇在北京同居，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我知道我不该伤害你，可是，现在说对不起的话也没意义了。与其长期瞒着你，陶宇在你面前扮演好丈夫，逢年过节回家陪你和桦霖，然后他在我面前又愧疚，不如你放手吧！我实在太爱陶宇了，而他也爱我，我们……我们是不会分开的。算是我求你，你成全我们吧。”杨帆激动地恳求。

如果是演戏，不会那么声情并茂。而且，那女人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难道？彩云稍作分析，陡觉不妥，直跳起来，脑袋随即“嗡”的一声响，似有个大蜘蛛在她脑袋里撒了千丝万缕的网，并飞快地编织着。

她的手开始发抖，脸上霎时间转为惨白，整个人更似万丈深渊坠落，虚虚浮浮。这真不是恶作剧？不是梅宝找人打来的？怎么可能？陶宇怎么会做对不起她的事？她不相信！她不相信啊！是梅宝，肯定是梅宝作弄自己！她一向都说男人不可靠，否定男人，打倒全世界。肯定是在这样万

家团圆的好日子戏弄她来了！她艰难地咽了一口口水，抱着一丝希望，强作冷静地说：

“杨帆？你开的玩笑太大了！而且演技也不是那么好。我老公是那么爱我，怎么会有情人呢？我才不会被你们唬倒！肯定是梅宝耍我，她一直嫉妒我有个好老公，早就想作弄我了。快快快！你让她听电话。”

她发抖的手紧握着电话线，像抓着深渊中的一根救命草，希望那根小草真能救她脱离苦海。

“彩云，我知道你很难接受，但是很抱歉，你就接受这事实吧。刚刚我才送陶宇上飞机，我知道这样长此下去，只能令三方都痛苦。桦霖已经有七岁了，但我肚里的孩子才两个月，我想要这个孩子，这是我和陶宇爱的结晶。你就放了陶宇，让我们顺利生下孩子吧。我……我会一辈子感激你。”杨帆最后声泪俱下地哀恳。

“——这……这是真的？你真是陶宇在外面的女人？”

彩云无力地跌坐，脑海已经是一片空白，蜘蛛已放肆地吸干了她的脑液。至此她不得不相信了。有好一瞬，她几乎没了思想，欲哭无泪，也不知该说什么好。她被这凭空而降的女人搅得心神大乱，一下子不知如何应对了。只能茫然地听着耳筒传来的抽泣声。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一个世纪吧，她听见自己空洞的声音问：“你怀了我老公的孩子？你打电话来，就是要我把我的老公让给你？”

“我知道，这会伤害你。可是，我……我真的没有办法。我实在离不开陶宇。”杨帆简直是厚颜无耻地说。

彩云虽然心慌意乱，却也怒不可遏！这女人怎么如此明目张胆，不但偷了她老公，还向她索要整个人？视她这个妻